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举行座谈会

批判刘节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

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观点

我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于本学期开学之初，举行了座谈会，对刘节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明目张胆地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否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真能够古为今用的”。同志们指出：刘节先生的文章转弯抹角，其实要说的只是两点：（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古代历史事件，就是“教条化”、“机械地利用”，就“确实成为问题”。（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来分析古代历史事件，就不能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一句话，为了“古为今用”，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从历史科学领域排除掉。同志们认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刘节先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历史真相’对立起来的唯一的‘理由’是他认为阶级斗争的规律一直到了近代，才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而古代思想家则‘根本没有这样明显的阶级观念’，因而‘不能把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们身上’”。同志们指出：刘节先生的这

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古代思想家有无现在这样“明显的阶级观念”是一回事，他们的“观念”是否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是另一回事，古代历史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今天能否运用现代科学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又是另一回事。

同志们指出：孟子所说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韩愈所说的：“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奉其上，则誅！”（《韩昌黎集》）。难道不正是反映了古代社会中血淋淋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事实么？难道这些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正是明显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么？同志们指出：除了刘节先生故意混淆视听以外，谁也没有说过古代思想家就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明显的阶级观念”，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古代思想家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有着明显的阶级倾向和阶级立场。不论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些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都能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自觉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上述孟、韩之言正说明了这一道理。

至于能否运用现代科学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古代历史事件的问题，同志们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

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鑰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徵象，反而只有在已經認識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資本主义經濟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刘节先生一面假惺惺地說：“階級斗争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一面反对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用之于历史。是同上述馬克思的指示背道而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只不过是如实地反映了几千年来階級社会历史的客观实际，只不过是科学地反映了整个階級社会史上階級斗争的客观規律。这种来自历史实际，科学地反映了历史实际的理論，才真正是我們研究历史的指南。正如列宁同志在《卡尔·馬克思》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样：“馬克思主义給我們指出了一条基本綫索，使我們能在这种彷彿迷乱 混沌的状态 中找出一种規律性。这条綫索就是階級斗争論。”

刘节先生一面极力反对用階級斗争的理論解釋古代历史事件，一面又大談其所謂“历史事实的总和”，“历史事实的精义”，他說：“講历史必須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說出来，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精义”。同志們指出：在階級社会里，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客观存在就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階級矛盾的总和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的总和，如果不了解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不把握住社会階級矛盾的总和，就无法理解整个階級社会历史变化的过程及其規律，就无法理解資本主义社会何以必然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何以必然代替資本主义社会；这样看来，真正把握住了历史事实的精义的，决不会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階級和階級斗争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刘节先生的超階級論，而只能是科学地反映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的理論。

刘节先生在《孔子的“唯仁論”》一文

中說：“把古代历史事件样样都糾纏在階級观点上去，也是搞不通的”。刘节先生的思想通不通是一回事，可是决不能讓人們違背真理。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教导我們說：“階級斗争，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釋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刘节先生如此厌恶階級观点只是暴露出自己頑固地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

同志們还指出：刘节先生在表面上不得不說“階級斗争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其实骨子里并不希望把階級斗争观点运用于“当前政治”。比如他主張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有用之物”繼承下来。他认为“如果真正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話的精神，可能在无形中会减少了许多敌人也不一定”。刘先生这話是在談历史研究怎样“为当前政治服务”，怎样繼承“优良傳統”的时候說的，按照刘先生的邏輯，似乎階級敌人的存在不是由于他們不甘自动退出历史午台的客观事实，而倒是由于人民對他們沒有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同志們指出：刘节先生厌恶用階級观点去观察历史和厌恶用階級观点去看待现实是一以貫之的，或者毋宁說后者正是刘节先生的出发点。刘节先生那么害怕历史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事实，同他主張在当前政治生活中不分敌我地一視同仁也是因果相联的，或者毋宁說后者还是刘节先生的落脚点。

此外，同志們或对刘节先生的抽象的人性論，“抽象繼承法”，或就孔子的“仁”和“礼”的階級实質等广泛地提出了批評意見，或作了專題批判。通过这次座談，同志們深深地認識到一个人的学朮思想是同他的

世界观分不开的，来自旧社会、出身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熔炉，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志们一致表示：

今后要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决回击一切反动思想的进攻，在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为精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工作者。

（李平）

※

※

※

※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唐长孺

付主编：尹世杰 刘绶松 余志宏

编 委：尹世杰 刘绶松 刘 賡 江天骥

余志宏 吴于廑 吴纪先 郑伯华

唐长孺 黄元福 潘耀琰

（以姓氏笔划为序）